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六十一回 捕竊變電知苦難 僧人論酒說葷腥

話說捕竊拿著一桿長鐵槍，怒氣往海邊來尋甚麼電驚精怪，看是哪個同輩漁人，調謊哄來思母子，要奪我道路生涯。他一直跑來，哪裡見什麼精怪，一邊笑道：「我說是調謊。」一邊叫道：「是甚電驚精怪，早早出來，試試老捕的鐵頭槍！」方才叫了一聲，只見一陣風來。那風卻也厲害，但見：

眼前物色暗，耳內響聲聞。
刮倒林間樹，驚慌海上人。
荒沙人跡少，草屋盡關門。

那風過處，只見黑氣漫漫。捕竊拿著槍，腿肚子先轉了筋，咬牙大顫，說道：「爺爺呀，我每常只知道又一隻團魚，哪裡曉得個什麼電怪，真真的有些蹊蹺。」來思母子話不虛傳，果然一個精怪，青臉獠牙，耷耳環眼，手執著一桿大刀，帶領著許多小怪。捕竊見了慌張，無奈勢頭沒法，只得大著膽子叫道：「精怪，你世間中何物，敢來惹我積年老捕？」妖怪罵道：「你這賊竊，是海哪件生理換不得飯吃，哪樣經營賺不到鈔用，偏要做這網魚。便是釣些小魚碎蝦也是傷害物命，卻還要設機巧，捉我們水獸販錢。你使得錢使用，卻叫我們水獸好好的在水中洋洋得意，忽然被你捉將去，零割碎分，賣與那饞第窮下油鍋，滾湯煮。因此這大小水獸，張頭露尾，躲躲拽拽，害怕你捉，不得安生。一向要咬斷你腳筋，叫你走不得路，捕不得魚，餓死了你這賊竊，誰叫你自來尋死！」妖怪說罷，把手內大刀照捕竊斫來。捕竊沒奈何，只得挺槍遮架。他卻是個戳電又驚的慣家，倒也有弄槍的手段，當著海沙岸上，兩下廝殺起來，但見：

長頭槍分心直刺，大桿刀劈面不輕。
捕竊是積年網戶，電怪乃多日妖精。
一個恨他捉去賣，一個怕怪不相容。
電雖惡也怯槍狠，人沒法要顧殘生。
一會家你衝我撞，半日裡誰勝誰贏。

兩個鬥了半日，電精不能抵敵捕竊長槍，乃叫眾小怪幫助出力戰鬥。眾小怪道：「網魚捉蝦的，是我輩仇人。這賊卻是你老電的對頭，我們與他無仇，就叫我們幫助，也不肯盡力。」電精道：「你如今幫我勝了他。你看那海塘上，多少捕魚戳蝦的，少時你去與他們戰鬥，我也出力助你。」眾小怪卻是些蝦蟹魚蟲、泥鰍蛤蚧，你看他各執著一件兵器，上前助戰。這捕竊看看敗了，倒臥在沙上。電精看見，忙吐了一口黏涎，忽然把捕竊身子變了一個大癩頭電，電精卻奪了捕竊的精氣，變了一個捕竊。眾小怪見了問道：「這意思卻是何故？」電精笑道：「他弄我，我弄他，叫他自弄自。待我也把他村市上去賣，叫他也嚐嚐滾水油鍋之苦。」眾小怪聽了道：「這等說來，那海岸上我等魚蝦仇人，正在那裡撒網把釣哩，我等也去使這個方法兒，叫他大家也與市上吃我們的嚐嚐滋味。」說罷都飛星去了。

卻說捕竊被電精迷了身形，變作大電，被假捕竊挑到村市上，一時就有市人攜鈔來買。假捕竊手裡拿著把尖刀，說道：「老官，你要整買，卻是零買？」捕竊此時兩眼看著，耳裡聽著，心裡要說，卻說不出，乃想道：「若是市人整買，還爭得一時性命，若是零買，便要刀割。我想當時賣電，整賣零賣，便是這個光景。」正在恍惚如夢驚疑之處，忽見那些小怪，也把漁人迷變了魚蝦，小怪卻變了些丫頭小孩子，提著籃兒篋簍，口裡叫著：「賣鮮魚與活報。」那漁人卻不能與市人說話，又不能喊口叫冤。你看他一個個攢眉眨眼，狀若乞憐。他卻見了捕竊認得說得，彼此只是互談訛事。任他喊叫，那市人數鈔不理，只得交錢拿去。忽然市上走了兩三個酒漢來，捕竊看這酒漢，東歪西倒，踉踉跄跄。他便認得魚蝦都是人變，電精也是人形，賣魚蝦的丫頭孩子卻是鰍鱔，賣電的捕竊卻是妖精，乃大喝一聲：「妖物，為何青天白日假變人形，倒把真人弄假！」這水怪被酒漢兩三個一頓拳撞腳踢，打了飛走，卻丟了魚蝦大電，都復了人身，尚昏迷悟。村市買魚蝦的，見了都驚怪起來，說道：「怎麼魚蝦大都是人形？」就有那饞癆好吃魚蝦的，說道：「原來這水中魚蟲濕化的，也都是人變的，吃他怎的「疑怪的都走去了。酒漢乃把捕竊並漁人，一掌一個，都打醒了，卻如夢幻一般。及至省了人事，他啐了一口，好似夢醒，但不知何故，也不謝酒漢而去。

卻說這酒漢如何明白這一種光景？他卻是陶情，同著終日昏、百年渾兩個。陶情與他遊蕩村落，指望攔阻東行高僧。不想高僧隨所住處演化，靜庵潔刹，便多住幾時。他這酒怪，等候到來不得。陶情乃與終日昏計議，假變市人，開個酒肆，等有破戒僧人，吃了他的，便是攔阻高僧一體之意。不想來到這村市上，見這電精光景，只因陶情似妖不妖，作怪不怪，他卻明見了這情由，把妖精打去，救省了捕竊、漁人。漁人原是魚蝦混來，便徜徉混去。只有捕竊醒了，把眼揉一揉，看著陶情三人道：「小子明明持槍與電精戰鬥，不知怎麼被他迷了，到這村市，變作電身，備知這整賣零切情苦，卻又不知如何得三位解救。大膽奉邀三位到個酒肆中，一杯酬謝高情。」陶情道：「實不瞞你，我三人遍走這村，把些小本酒肆，吃得瓶盡甕乾，家家都收了酒帘，且驚疑我們量如大海。你有哪個酒肆可飲，我們自沽了請你。」捕竊笑道：「三位縱量如滄海，也吃不盡沽來酒。我這村市店中，都是躉買零賣，還要攙些清水。若是到那做酒糟坊，你如何吃得盡，且是不攙清水。」陶情道：「酒裡攙水，傷天理害人。這樣心腸，你只圖得利，哪知吃了的生病，不是傷胃，便是破腹，暗損陰鷲。想得人利，還要自損利哩。」終日昏聽了道：「閒話少說，且到那個地方，以發賣糟坊，我與此位吃幾壺。」捕竊乃領著陶情到一個去處，果然是大酒肆。

眾人方才入屋，叫酒保拿酒來吃，忽然一個僧人走入屋來，向店主說道：「店主，你可是要財利倍增，家道昌盛，開這個酒坊麼？」店主見僧說了這句話，便起身答道：「老師父，我們辛苦經營，開張酒肆，怎不是要求財利？若靠天，財利有餘，家道自然昌盛。」僧人說道：「只是傷了些天理。小僧也不怪你，造酒為生理，只是要店主知道這傷理之處，留點好心，縱不大盛，也免自損。」店主乃問道：「造酒營生，有何傷理處？」僧人道：「小僧有幾句話兒說與店主知道。」乃說道：

天地生成米谷，與人充腹資生。
誰叫造成曲蘖，傷了穀氣元精。
那更酒工拋撒，作成泥糞溝坑。
不思老農辛苦，舌法禁戒不輕。
私造因何有罪，為傷天理民情。

店主聽了笑道：「長老說話太迂。你出家人，大戒在酒，故有這等迂談。」僧人道：「我非迂談。店主若要昌盛，須當覓個好心作工，不要拋撒五穀，作踐酒漿。千米不成一滴，便是吃酒的，也要珍重這酒，細飲慢咽，知這其中滋味，一滴皆是農工辛苦，莫要大杯巨觥，充腸滿腹，到個終日昏昏，借口陶情，醉渾不省。」僧人說罷，店主點頭，方才吩咐店工酒保，可有便齋，留這長老一頓。卻不知陶情聽著僧人說的，句句著他身上，乃走出屋來，喝一聲：「哪裡和尚，你不吃酒，卻嗔人吃，且稱名道姓，把我們數說出來，是何道理？」僧人見了陶情，笑道：「你識我僧麼？」陶情道：「不識，不識。」僧人道：「你遨遊海國，飲盡曲蘖，哪個不識，如何不識我？」陶情道：

說我遨遊海國，真也識盡風流。三皇五帝到春秋，多少貪杯老幼。便是飲中八聖，神仙玉佩曾留。朝官宰相共王侯，都是相知有舊。

僧人笑道：「你卻不識我，我卻識你。」陶情道：「長老，你卻如何識我？」僧人道：我識得你是：

假借陶情貪曲弊，大杯小盞任胡塗。

傷生伐性何知戒，醉後貪杯不若無。

終日昏聽了道：「你這和尚只認定了五戒，哪裡知八仙。便是我這個老友百年渾，是醉也只三萬六千場。」僧人道：「我僧家難禁你斷，只勸你節；不怪你遨遊海國，哺糟啜醇，只怪你貪嗔破戒，阻攔度化僧人。你若依我僧說，節飲為高，且生五福。」百年渾道：「不聽，不聽。」僧人道：「我小僧好意勸你，不聽也罷。只是這一位善人，我看你是個蠅頭微利，日趕朝中，哪裡有這許多錢鈔與人吃酒。」捕竊乃說道：「長老你如何看我是個小生理，淡薄局，不該吃酒？」僧人笑道：我小僧看你：

捉襟頻見肘，納履不遮脛。

只圖身自暖，妻子凍如冰。

難當柴和米，何嘗葷與腥。

雖然終日醉，落得赤精精。

捕竊聽了笑道：「長老你說的一團道理，我想這酒名叫做福祿水，必定是富貴之家前生修積了來的，今世享用，樽前侑酒笙歌，席上佳餚美味。若是前生不曾修積了來，便天性不飲，吃了多病。若是以下的，不知安份，貪杯酷飲，不是浪費了田莊，定是消折了資本。還有一等，沒有田莊資本的，叫做：吃的棍無襠，褲無口，披一片，掛一片，鄰里笑，妻兒厭。何苦執迷，終朝酣酒？若我小子，卻不是貪酒。只因生平捕魚度日，他人得魚，便沽酒快樂，真是不顧家計身命。惟小於得魚，不足日計。為甚不足？卻為近來村人日繁，生理淡薄，捕魚的日眾，這海中沒甚大魚。小子卻會捉鱉，因而捕幾個大龜。不想這水獸，大的成精作怪，嗔我日日捉他，他乃咬我腿腳，又變了妖怪，與我廝殺，弄個虛幻，將我做龜，把它變我，拿到村市來賣。我想這會光景，宛似我賣它一般，說苦人不理，叫冤人不知。正在慌忙之際，幸遇這三位打退了妖精，救了我生命，故此到店中，沽一壺作謝。」僧人聽了道：「你不虧三位救你，委實碎割零分，下油鍋供人食，轉入六道輪回。你捉它，它捉你，這冤纏苦惱何時得脫？你今得脫了，何不速改生涯，做些不傷生的買賣。」捕竊說：「謹依師父教誨。」乃叫酒保，取酒來謝陶情三位。僧人乃叫：「莫要取酒。我看你這貧人，多不過一壺瓶，如何盡得他三人量？你只依了小僧，改了營業，待我小僧與你沽一壺，酬謝他罷。」捕竊說：「你出家人，哪裡有鈔？」僧人道：「我化緣得了幾十貫鈔，可以沽得。」陶情聽了，與終日昏說：「果如和尚之言，一個貧人，多不過一壺，倒不如和尚的鈔化來，若多，倒有幾壺。」終日昏道：「我們如何吃僧家化緣出來的酒？」陶情道：「彼此都有功，便吃何妨。」百年渾道：「我們救漁人有功，吃他酒。僧有何功？」陶情道：「出家人度化得一人回心向善，他便捨身也喂虎，割肉也喂鷹。幾貫錢鈔，如何不捨？吃他的，無妨，無妨。」乃向捕竊說：「你既有這師父代錢沽酒，不消費了。」只見僧人把袖中一摸，倒有幾壺的鈔，叫一聲：「酒家，拿杯壺肴菜來。」那酒保擺下兩個菜碟，便問要吃何樣肴饌。僧人道：「我出家人，不敢勸人茹葷。若是把葷勸人，便與庖廚殺生何異。」捕竊說：「怎麼僧家勸人吃葷，乃與庖廚不異？」僧人說：「庖不自食，烹以食人。僧既不茹葷，乃以葷勸人，事又何異！還要作孽，墮入眼見殺生血肉，被人齧嚼，忍心之報。所以我僧家，不以葷勸人，便是以葷食人，自己不食，眼看人食，無有哀憐生物之心，這個罪孽，怎當，怎當！」說罷，只見酒保取兩樣青菜豆腐來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依你這素肴如何？」僧人道：「青菜真是素肴，豆腐也有葷腥。」豆腐如何是葷，下回自曉。